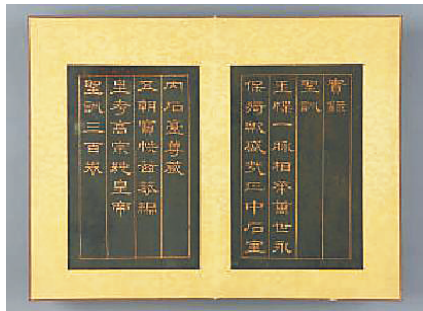


回史话春秋

皇史宬：满载一屋明清兴衰史

■ 吴辰



↑ 青玉制《御制重修皇史宬记册》



↑ 皇史宬内金匱

← 龙纹金匱

皇史宬，这是一个奇怪的名字，特别是“宬”这个字，很多人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过。有关“宬”字，辞书中的解释是“屋所容受也”，就字音而言，其与“成”同音，更是表明了其容纳、盛纳的意思；就字型而言，“宬”本就有房屋的意思，而“成”则意味着完成。顾名思义，皇史宬，就是皇帝盛放重要文献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国家档案馆。

皇史宬坐落在故宫附近，总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这样一个面积于巍巍故宫而言简直不值一提，但正是在这样一个屋子里，静静躺着的却是明清两代兴衰变迁的蛛丝马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样一屋子的档案的重要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在《史记》中曾经记载过一种“金匱石室”，称那些得到过丹书铁契的功臣将这份来自于皇帝的信任装在金属包镶的箱子里，放置在石头筑成的屋子里，以供长期保管，有人评价金匱石室称：“以金为匱，以石为室，重缄封之，保慎之义”。

档案保存一事，定是要慎之又慎。档案文献的存放最忌火灾，而无论是天火、地火乃至人火是很难被避免的，即使是故宫禁地，自建成以来也屡次走水。如果说宫阙被焚尚有重新建造的余地，而档案遇火则就是万劫不复的灾难了，尤其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文献，一旦被烧毁，则绝无挽回的余地。而档案同样忌水，甚至忌湿忌潮，那些记载着重要信息的文献遇水遇潮则会粘连漫漶，无法辨识；即使完全没有遇到明水，就是那些朝露晨雾带来的湿气也足以对档案造成致命的损伤。所以，在防火的同时，防潮、通风等一系列问题也成为了档案保管人员所要重点注意的问题。

既然石材容易遇火，那就不如换成石材。聪明的古人在很久之前就为档案管理规定了金匱石室的保存形式，石材和金属都不易燃，而石屋的高大和金属箱的

严密也将水汽拒之在外，金匱石室，无疑是当时最好的档案保存方法。

有明一代，尤其注重“实录”，皇帝每日起居、言行，皆有专人记录在案，这些档案就都成为了后世修史的依据。洪武皇帝就曾下诏，称“今起居注纪言纪事藏之金匱，是为实录”，并要求各地都要仿照自己制作“铜匱”，“藏钦录簿，以备稽考”。嘉靖十三年开始建造的皇史宬更是一座严格按照“金匱石室”的标准修筑的建筑，整座皇史宬不修房梁，而完全是通过砖石搭建，建筑构架不用丝毫木材，在正殿中央的石台上，明清两代共计32个“金匱”分数排放置。皇史宬设有东西对开的石窗，这是为了通风而专门设计的，再加上穹隆式的屋顶，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相对恒温恒湿的环境，这对保存文献是至关重要的。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金匱”并非真的用纯金打造，金虽然珍贵，但未必适合储存文献档案的，金匱的材质仍旧是樟木或楠木，这些都是防虫蛀鼠咬的好木材，在木材以外，再加上一层鎏金铜皮，作为双重保险。这样，火烧不进，虫咬不动，可谓是万无一失。

皇史宬里放过什么

金匱石室让皇史宬充满了神秘色彩，那么皇史宬里到底有什么呢？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皇史宬并不是它一开始的样貌，明代嘉靖十三年所修的皇史宬虽然扛得住火灾，却没有抵得住兵燹，当李自成兵败从北京撤离时，曾经炮轰皇城，明代的皇史宬也因此而毁。而当时，藏在皇史宬里的除了明代列祖列宗的实录、诏训等，更有《永乐大典》的副本。明代，由于文渊阁失火危及《永乐大典》，在火灾之后皇帝下令摹写一份《永乐大典》的副本藏于皇史宬，怎奈造化弄人，最终这部为以防万一而造的副本《永乐大典》却没能逃脱付诸一炬的命运。

随着朝代更迭，对历史的重视却丝毫不曾改变，清朝入主北京之后，皇史宬也随之很快重建了起来，当然，其主要任务还是收藏有清一代历朝实录、诏训，而除此之外，还加入了被称为“玉牒”的皇帝家谱，清代尤其重视

祖宗仪礼，将家谱寄放于此，足以见得皇帝对皇史宬的重视。

清代的皇史宬所收藏的档案明显要比明代丰富，在皇史宬中，有一部《大清会典》，这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个朝代六部制度的汇编，是中国古代最为完善的行政法典，将法规作为档案置于国家档案馆，这不能不说是法制发展的一次进步。除了《大清会典》之外，皇史宬中还有107颗将军印信，以便比对和调用，这意味着清代的档案意识和档案管理要比明代明显规范化、成熟化。在明代，一旦档案进入皇史宬，就基本不会再被调阅，而清代的皇史宬，官员们只要有相关方面的批准允许，就可以随时进入皇史宬查阅档案，档案本就是公器，清代对于皇史宬的功能性使用明显要比明代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档案馆。从皇史宬的演变中，不难看出中国古代在档案管理方面的进步。

重生的皇史宬

皇史宬曾经长期被封闭，外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不外乎有二，其一是因为皇史宬虽然代表了中国古代档案保存的最高水平，但是它也承载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苦难，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日军甚至就驻扎在皇史宬院内，其中档案的遗失和损毁令人心痛，而对其加以专业化、现代化的保护也势在必行；其二则是由于历史原因，这座庄严肃穆的档案馆竟一度成为私搭乱建的大杂院，对这些违规建筑进行清退、拆除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正是因为这些原

因，皇史宬才一直大门紧闭，拒游人于千里之外，显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良策。

其实，国家早有意愿将皇史宬重新开放，北京市在制订“十四五”规划时就专门将皇史宬的重新开放列入其中。2020年，皇史宬范围内的违建清退工作基本完成，皇史宬修复工作也宣告完工，及至2021年9月，封闭已久的皇史宬终于在人们的期待中重新向公众开放，其实，皇史宬从未沉寂，长时间的闭馆只是修炼内功，重生的皇史宬将带给世界更大的惊喜。

《赫柏女神与朱庇特的鹰》

《赫柏女神与朱庇特的鹰》是法国浪漫主义雕塑家弗朗索瓦·吕德大理石雕塑作品。现存于第戎美术馆。底座上雕刻着荷马、赫西奥德、欧里庇得斯、奥维德、维吉尔和卡图洛的名字，赋予了作品诗学的意义并反映出艺术家对于古代所掌握的丰富知识。

赫柏女神是朱庇特（宙斯）和朱诺（赫拉）最小的女儿，是为众神斟酒献食的青春女神。朱庇特的鹰是神的化身，象征着权力。虽然这件作品表现了“永恒青春”的神话主题，但是艺术家采用与前人不同的手法，以精湛的自然主义表现人物的身体。吕德在表现中将赫柏女神提升为女性的象征，而鹰则成为愿望和爱的象征，大概希望以此来强调生命周期的力量和持续的循环。正如第戎美术学院指出的，吕德的这件作品可以称之为“艺术的遗嘱”。因为这样的重要性，作品后来产生了青铜版本。塔炼工蒂埃博是制成第一个青铜件的匠人，西蒙基金会收藏的这件来自他的继承人弗尼埃和加维涅的作品。

1846年，第戎城委托弗朗索瓦·吕德创作一件雕塑，他便开始创作《赫柏女神与朱庇特的鹰》。这件大理石作品有八英尺高，直到吕德去世都未完成——它是在吕德遗孀的指导下、他工作室的助手保罗·卡贝的帮助下最终完成制作的。建成的纪念碑1857年在巴黎市政厅公开亮相，得到了批评家的赞赏，泰奥菲勒·戈蒂埃就称之为“遭作展出的伟大胜利”，且融合了

柏拉图对美最充分的定义。

雕塑家弗朗索瓦·吕德（1784—1855），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代表，与乌东、罗丹齐名。其代表作即是巴黎人民妇孺皆知的那块装饰在巴黎凯旋门上的群像浮雕《马赛曲》。吕德用自己超凡的想象和艺术构思，将一座石墙变成了一个英雄史诗般的幻想，编织成巨大的火焰般的意境。

（杨道 辑）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

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时，写下了著名的《醉翁亭记》。这篇文章写好后，他抄了六份，派人分别张贴在滁州城的城门口，同时又让识字衙役站在城门口专门为过往的菜农、樵夫、小商小贩朗读文章，目的是让他们帮助修改。太守诚心诚意求教的态度感动了很多过往的行人。终于，有一位五十多岁的樵夫来找欧阳修陈述自己的意见。樵夫对欧阳修说：“大人，你的那篇文章，句句讲的都是实情，就是开头太啰嗦了。”为了让老人讲得更具体点，欧阳修忙把开头一段又背了一遍：“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刚背到此，樵夫马上截住说：“好，毛病找到了。”欧阳修恍然大悟，忙说：“你的意思是不必点出这些山的名字。”樵夫笑道：“我每天在琅琊山上打柴，对琅琊山的地形非常熟悉，不知太守上过琅琊山的南天门吗？站在南天门上，无论乌龙山、大丰山、花山、白米山，一转身全都看到了，四周都是山。”

欧阳修听了大喜，连声说道：“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当即拿出文章的底稿，大笔一挥将开头几句全部划去，改为“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然后又读给樵夫听，樵夫捋着胡子满意地笑了。



欧阳修

欧阳修的文坛趣事

■ 江舟

欧阳修在翰林院任职时，经常与同院翰林外出游玩。一次，奔马踩死一条狗，欧阳修说：“众人试写这件事。”一人说：“有条犬卧在通衢大道，奔马狂蹄将它杀死。”另一人说：“有马奔跑在市街，卧睡黄犬被踏而毙。”欧阳修说：“让你们编修史书，用上一万卷也写不完啊。”众人问道：“学士以为应怎么写？”欧阳修回答：“奔马杀犬于道。”大家相视而笑。

欧阳修对自己的诗文勤于修改，一丝不苟，下笔之前，考证细致是出了名的。可是他仍有两次明显的失误。有一次，他撰写《五代史》时，不恰当地模仿《春秋》。《春秋》上有“卫人立晋”之说。晋，是一个人名，即卫公子晋。立晋，就是立晋为君。欧阳修在《五代史》中说到契丹立石敬瑭为晋帝之事时，也学《春秋》的句法，写成“契丹立晋”。同样是“立晋”，但意思不一样，是欧阳修一个明显的失误。历史上传得更广泛，受批评最多的失误是他妄议张继的《枫桥夜泊》。张继的诗中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一句，可是欧阳修看了，却大加责怪。并在他的《六一诗话》中写道：“论诗句，写得很好，但可惜呀，三更半夜却不是打钟的时候。”到底半夜打钟不打钟呢？不仅唐诗中有“夜半隔山钟”“隔水悠扬午夜钟”的句子，就是在宋代的苏州仍有半夜打钟的习俗。所以，当地人们议论说：“苏州这地方有‘夜半钟’，也叫作‘无常钟’，张继记人是真事，欧阳修却批评他，因为欧阳修从来没有到过苏州啊！”

古代人民购物车里都装啥？

■ 金陵小岱

双十一之后，转眼间又到双十二了。不少人那双十一买买买的手停不下来，购物车里的商品加了一件又一件。若是手机页面穿越到了古代，会是怎样的景况？

古人购物也喜欢搜“旗舰店”

宋代时期的商品经济高速发展，以家庭或家族形式从事手工业产品制作很普遍。在这些产品上市以后，商家就得想办法搞促销，好把产品给卖出去。只是同行竞争太过激烈，总有几家卖的产品一模一样。

此时，为了竞争，也为了区分产品，聪明的古人就在这些产品上标注了制作者的姓名与字号。渐渐地，一些产品就形成了区域化生产，买家在购物的时候，只要搜这些产品的旗舰店就可以了，比如他们可以搜“湖州镜”“歙州砚”“蜀锦”……

为此，南宋太平老人在《袖中锦》里还给各个品牌旗舰店做了“攻略”，列举了当时的“天下第一”，有监书、内酒、端砚、蜀锦、定瓷、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等二十八项。

你看，古人早早就有了IP的概念，知道在产品制作者与产地上制造流量，打造品牌旗舰店，以吸引买家，只是再好的营销方案被太多的人知道后，也都不好使了。于是，有一个聪明的商家做了一个广告铜牌，为品牌旗舰店打出了商标的概念，即大名鼎鼎的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铜牌。这个广告铜牌是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广告，有幸留存至今，现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除了这些日常的吃穿用度以外，古人还关注精神享受，热衷于买书法绘画等艺术品。

尤其是到了明代，经历过了唐宋两代书法绘画的繁荣发展，明代的书画进入了鼎盛期，当时民间有个说法：“家中无藏字，不是旧人家。”

明代书画市场的火爆又延续到了清代，所以郑板桥的谋生手段很简单，就是去扬州卖画。早年在扬州卖画的郑板桥穷困潦倒，在经历了一番宦海沉浮后，郑板桥在绘画上的名气也大了，于是晚年的他决定重新回到扬州的街头，继续卖画。此时的郑板桥已与当年不同了，他卖画可傲娇了，绝不像前人那样羞羞答答，他还制定了《板桥润格》，成为了中国画家明码标价卖画的第一人。

苏东坡为扶贫代言荠菜和馓子

说起购物节的买买买，购物车中绝对少不了特色美食。苏东坡当年在四川老家时，就研制出了一个美食叫“荠菜粥”，味道不仅异常鲜美，可以与海陆八珍媲美，还能治疗疥疮。他曾经给一位患疮卧床的朋友徐十五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详细地描述了他制作荠菜粥的方法：“取荠一二升许，净择，入淘米三合，冷水三升；生姜不去皮，捶两指大同入釜中；浇生油一匙壳，当与羹面上不得触，触则生油气不可食；不得入盐醋。君若知此味，则海陆八珍皆可鄙厌也。天生此物以为幽人山居之禄，聊以奉待，不可忽也。”

后来，苏东坡去杭州上任。当时杭州的郊外田野间开满了荠菜花，有谚语曰：“三月三，荠菜花儿上灶山。”在吃荠菜的时节，农村的孩童用小刀挑取了田边地旁的鲜嫩荠菜，然后一筐筐地送到城里来卖。只是当时的杭州市民只会将荠菜用来清炒，或是加点切成丁的豆腐干，再浇点麻油凉拌，好吃是好吃，但吃来吃去就这两个方法，也容易腻。

此时，苏东坡研制的荠菜羹食谱被传播开来，一时间，杭州流行起了吃荠菜羹，郊区的新鲜荠菜也就更加畅销，当地百姓的收入也得到了提高。据说后来南宋诗人陆游住到杭州的孩儿巷时，还按照方子做了一遍，一口喝下去，惊为天人。

据《鸡肋编》记载，再后来苏东坡被贬到了儋州，他又主动给美食代言了一回，这一次他想精准扶贫的是邻居老妪。这个邻居老妪早就听闻苏东坡学识过人，多次向他求诗文。苏东坡心想：你求我其他的诗文也没用，不如给你做个代言吧！

苏东坡瞄上了邻居老妪卖的馓子，毕竟好吃啊！到了儋州以后，他隔三差五就要去隔壁买点吃，于是他大笔一挥，写了一首《戏咏馓子赠邻妪》：“织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居然把油炸馓子比喻成佳人手臂上缠的金钏，谁能受得了这种形容的美食诱惑？写完后，苏东坡的这位邻居老妪就把这首诗贴在了家门口。一时间，这位邻居老妪的油炸馓子成为了“网红美食”，自然收入也增加了不少，而馓子这种美食也得到了推广，至今都是我们茶桌上常见的茶点。

苏东坡干的这两件事，用我们现代的说法就是“乡村振兴”，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为当地土特产和美食做宣传，既解决了当地百姓的生计问题，又为美食文化做了一次推广。所以，我们现代人在购物节买买买的同时，还得向苏东坡他老人家学习，在购物车里加一些扶贫项目的农产品，这样不仅可以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还能吃到美食，简直就是两全其美！（据《北京青年报》，有删节。）

文史荟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